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思想的虔诚

余 平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

113
C11-3
B-53
I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思想的虔诚

余平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晓燕
责任校对:宋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虔诚 / 余平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690-2267-4

I. ①思… II. ①余…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8384 号

书名 思想的虔诚

著者	余平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2267-4
印刷	成都市新都华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张	16.75
字数	309 千字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晏世经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志刚 朱方明 罗志田 段 峰 姜晓萍

项 楚 姚乐野 卿希泰 唐 磊 徐玖平

曹顺庆 黄宗贤 蒋永穆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川大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其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年至1924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年，学校设立了10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6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5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具特色。1922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四是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年5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

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儁（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麟（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学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2006年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代 序

写在前面^①

一个学者的哲学生命显现无非是：“思”及其“问”。只有置身并维持在思一问鲜活的生存状态中，所谓“哲学”才可能到场。故而哲学作为“智慧”的涌动之源，就是思一问的聚集性绽出，就是思一问的存在性打开。

思一问的第一要义是虔诚，对“事情本身”的虔诚。如若没有这种虔诚的统摄，事情本身便已然板结而全面蜕变，思一问也随之扭曲而面目全非。始终持守对事情本身的虔诚，始终献身在思一问的虔诚之中，这不仅是作为自由的人之尊严的吐露，更是哲学“存在”之辽阔所在。思一问之虔诚意味着敞开，朝不断收放着自身的“存在深渊”的敞开。敞开绝非撤换一种理论，更新一个观点；质朴的敞开是知其白而守其黑，是在敞开着的遮蔽中深度地恭谦聆听。在这种响应存在本身的聆听中，哲学之为哲学才真正贯穿我们，敞开之为敞开才真正造访我们。

如此的敞开引向思一问之道，澎湃争涌着的思一问之道。前辈哲人思一问的光芒，默默伴送着我们，绵绵奔袭着我们。于是，我们被逼向一种严峻的境况：要么聚入并见证思一问之道的自由和尊严，要么在哲学的过道里毫不相干。历史性生存的泡沫总会喧嚣一时，然而持续不息流淌着的，始终只是下面的思一问之深流。

这里结集的论文，我不敢说是“深流”，那是历史本身才可能作出的判决；

① 2004 年左右，我系全体教师为获取博士授权点资格而东奔西突。在一片迷茫中，我们将一套自己胶印的论文集送给相关专家。该论文集被命名为《思问》。“思问”从此遂成为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标志性“品牌”。这是我作为当时的系主任为这套论文集写的前言。

但是我敢说：它们是虔诚的，开放的，是全力以赴地走在不断涌动着的思一问之途中的。

忝为绪言，不胜惶恐。

余 平

2004 年 9 月 18 日于川大

一个思者的虔诚，

掠过思

寂寥的天空……

迎面而过的是

浩浩荡荡的

学术葬礼……

目 录

上篇 思，在此划然而过

传统与传统物之思·····	(3)
海德格尔的死亡之思·····	(12)
科学与科学精神之思·····	(29)
“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哲学言说的困境·····	(35)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	(43)
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	(59)
栖居之桥的现象学沉思	
——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续）·····	(72)
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伦理境域·····	(83)
“朝向实事本身”之思·····	(92)
“自然长生之道”的信仰性奠基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读解·····	(130)
《想尔》之道的现象学定位·····	(143)

下篇 思，在栖居中鸣响

在世之思意

金庸漫笔·····	(164)
贺 词·····	(166)
命题采访·····	(167)
会议发言提纲·····	(170)
思想与学术的争执一则·····	(175)

汉语人文学学术写作终生成就奖评语.....	(181)
汉语人文学学术写作杰出著作奖评语.....	(184)
“后记”之思	(186)

课桌间的解惑时刻

哲学系本科新生致辞.....	(193)
学院硕博士新生致辞.....	(197)
学院毕业典礼致辞.....	(199)
我的大学教—学理念	(201)
哲学系本科考题一份.....	(204)
走向《存在与时间》(讲座提纲)	(206)
思与诗的风云际会 ——由研讨海德格尔的《语言》引发而来.....	(213)

跋 文

哲学是一种出类拔萃的生存论现象.....	(245)
----------------------	-------

上篇 思，在此刻然而过

踏上这条道路，乃思想的力量；
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想的节日。

——海德格尔——

传统与传统物之思^①

传统之成其为问题，从来是在认识论层面上被摊出的，即总是作为认识重构的对象被提出的。这个现象本身就构造了一种反思传统的“传统”：对于传统，只存在诸如“传统与反传统”、“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无可厚非，而且它们往往直按凸现某种生存上的危机。但是这些问题也把我们带到了认识论维度的极限处：所有这类问题都是并且也只能是在传统本身之中被提出；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认识论的境域内去把握上述问题之际，“传统本身”，活生生的传统本身却仍然在这种把握方式的视野之外。这个令人尴尬的理论困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传统的另一个维度，这就是传统的存在论的或“存在”的维度。

一、传统与传统物——传统的非对象性

只要我们谈论传统，就避不开这样一个接踵而至的追问：传统是什么？或：“传统”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

问题一经提出，答案便随之涌出：传统即那些出土及未出土的供人凭吊古昔的废墟遗址，寝殿陵阙；那些如今已经和者甚寡的杜稿钟隶，戏曲诗词；那些不断被开辟为旅游景点的或精巧或辉煌的楼观飞阁，寺院庙宇；那些收藏家的书斋中抑或图书馆的书库里深窖着的漆书坟典，孤本绝版；还有那些已经流逝或正在流逝的风俗、礼仪、道德、艺术、宗教、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在“过去”的时间向度上向我们开放着的东西，触之凿凿，唾手可获，扭身可弃，似乎使得上面的问题成为不言而喻的。然而，传统就是上述这些积淀着“过去”的既定的东西吗？或者说，愈“久远”的东西就愈传统吗？

^① 此专题曾以“论传统的本体论维度”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上。成书时对注释以及个别术语作了些调整。

任何肯定的解释，都注定会在这个追问的深处趋于瓦解：如果传统被界定、归结为一种以感性或理性的形式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东西，它就被有意无意地对象化了；而传统一旦从人这里被剥离出去硬化为一种自在自足的实体，那便意味着，我们一方面从理论上把人的生存内容彻底掏空了，因为当人硬是从自己无法跳出去的传统中跃出去时，它就只能成为一个抽去了一切现实规定的空洞虚假的存在者；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陷入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幻觉：同传统的决裂或对传统的守护，就是对那些面对我们的诸如菩萨、宫殿、祠堂、藏书、风俗、思想甚至脑袋之类的对象性东西的粉碎、捣毁、铲平、焚烧、厉禁和砸烂，或者相反变成对这些东西的重塑、仿造、修缮、再版、开禁和复旧等等。

这种“瓦解”直截了当地向我们端出了一个结论：传统之为传统，首先就在于它本质上不是对象。^① 对于上面那些现成的或给定的对象性东西——不管是有形的（如宫殿、寺庙、菩萨、礼仪之类）还是无形的（如作为认识对象的法律、道德、思想之类），我们将之命名为“传统物”。所谓传统不是对象，实即指它不是对象性的传统物，虽然前者非但不能脱离后者而独立自存，并且传统物不仅庇护着传统，而且还组建着传统的能指面。万里长城沉默地屹立在群山峻岭之中。对于一个非中国人来说，它只是一座世界上最长的城墙，或一座颇具观赏、游览和种种研究价值的城墙。可对于在这座城墙周围生生死死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而言，本真的绝非其长度，绝非其旅游的以及技术的价值，也绝非其作为漫长历史巨流的沉积物而成为历史学的认识对象的价值，而是它那数千年滔滔不断的传统自己的“言说”，那不绝如缕的“传”和“统”的种种“现身”以及重新现身。作为单纯的对象性的传统物，即令它完好无损，也不能不存在于我们的庇护之下（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文物”之类规定）；但作为使传统现身的能指物，即令它残缺不全，即令我们没有亲临过它，我们也不能不生在它的统摄之中：这个具有无限再生力的传统的能指物聚集、成形、过滤和承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与现实、伟大与平凡、英武与怯

① 汉语“传统”一词由“传”和“统”组建。传，驿也，本指一站传一站的意思；统，纪也，原指丝的头绪。因此，“传统”一词源始地说出的不外乎是：从某种源头而来绵绵不绝的由彼及此的递送着的“存在”本身，而非某种“对象性的存在物”。英语的“传统”为“tradition”，词头 tra (trans) 的意思是“横过、贯通、超越、变化、转移”等等；di (dis, dia) 的意思是“通过、离开、二次、分开”等等；词尾 tion 表“动作、状态”等等。不难看出，tradition 的重音显然是“通过、贯通、变化”等等的“存在”，也非某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传统”与“tradition”之所谈，何其遥相呼应！

弱、智慧与愚昧、自豪与耻辱、先进与落后等等，一句话，“传”和“统”着中国人作为中国人而生存的诸种生存方式。从这种活生生“生存着的”意义上讲，万里长城根本就不是一座由死气沉沉的砖石砌成的城墙，它简直就是一条由每一代中国人的各种“在世”（being in the world）方式砌成的灵魂的疆界；这种疆界不断地使中国人重新生成中国人，并且绝不会像它的砖石那样在时间的无情侵蚀中流逝。

由此可见，传统物之于人，本质上是外在的，尽管它伸手可及，但转身也可弃；传统之于人则是“内在”的，它虽然确实不可“捉摸”，但却组建着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传统，乃传统物的传统，更确切地说，乃传统物之生存；反之，传统物之成其为传统物，它之所以能作为传统物来呈现，作为传统物被命名，那仅仅由于它存在于传统之中。理解这个“存在论差异”，是进入传统的存在论维度的根本前提。

人们在传统中活着，在传统中死去，在传统中言说，在传统中写作，乃至在传统中继承以及反叛“传统”，概言之，人总是已经居住在传统之中。人在，传统在；传统在，人也必定在。传统乃人作为人而生存的基本样态，乃人“在世”的基本方式。不能想象，没有传统还能有人的存在。人与传统这种在存在维度上的同一敞现了一个无法规避的事实：人实际上无法将传统作为对象性的东西即作为传统物来占有以及失去。从存在论的严格意义上讲，传统无所谓占有或失去，因为它本质上是非对象性的；或者换一个说法，作为对象，传统不存在。能够作为对象来占有和失去的，只能是传统物，而且还只能在传统中去占有和失去。换言之，我们既不可能像收藏历史文物那样去拥有传统，也不可能像观赏残垣败壁那样去对传统评头论足，因为在这样做之前和之时，我们自己已经隶属于或正在规定着传统。说得更狠点，传统，无论你自以为在高扬它或贬损它，继承它抑或批判它，其实都无一例外地守护着它，因为传统不但无法捍卫，也无法委弃。传统看守着一切挤上前来的高扬和贬抑、继承和批判。假如你觉得已经占有或摈弃了传统，那一定是你自己被占有或被摈弃了：你被你以为被摈弃的所占有，你被你以为被占有的所摈弃。

所以说，传统不是对象，既不是认识的对象，也不是实践的对象，它组建或奠基这些对象，其本身却不是对象。一切把传统当作对象性的传统物来捕捉的理解以及解释，都必然在这种捕捉中与传统交臂失之，并由此形成对传统的存在论实质的一种根本性遮蔽。